

《广韵》次浊声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演变

邓志瑗

《广韵》次浊声母有牙音的“疑”、舌头音的“泥”、舌上音的“娘”、重唇音的“明”、轻唇音的“微”和喉音喻母三等的“云”、四等的“以”及半舌音的“来”、半齿音的“日”等共九个。现将这九个次浊声母的发音部位和方法表列如下。

次 浊 声 母 发 音 部 位 和 方 法 表

发音部位新名 发音部位旧名 发音方法旧名			双 唇	唇 齿	舌 尖 中		舌 尖 后	舌 面 前	舌 面 中	舌 根	喉
			重 唇	轻 唇	舌 头	半 舌	半 齿	舌 上	喉	牙	喉
鼻 音	带 音	次 浊	明 m	微 ɱ	泥 n			娘 ɳ		疑 ŋ	
四 音	带 音	次 浊					日 ʈ				
边 音	带 音	次 浊				来 l					
擦 音	带 音	次 浊							云 j (喻三)		
元 音	带 音	次 浊									以 ɤ (喻四)

注：日母旧定为鼻音加擦音的“ɳ ʈ”现依王力先生在一九七九年第四期《中国语文》上发表的《现代汉语语音分析中的几个问题》一文改为卷舌闪音的“ʈ”。

这九个次浊声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演变有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平声一般念阳平；上声一般念上声，去声一般念去声；入声则因为普通话没有入声，所以一般都改念去声。其例见下表。

次 浊 声 母 在 普 通 话 中 声 调 表

次 浊 声 母		疑	泥	娘	明	微	云	以	来	日
普通话声调	旧 四 声									
阳 平	平 声	鹅 é	挪 náo	尼 ní	麻 má	文 wén	云 yín	匀 yín	伦 lún	人 rén
上 声	上 声	五 wǔ	努 nǔ	女 nǚ	莽 mǎng	武 wǔ	雨 yǔ	与 yǔ	鲁 lǔ	壤 rǎng
去 声	去 声	毁 yǐ	闹 nào	膩 nì	媚 mèi	万 wàn	院 yuàn	艳 yàn	利 lì	二 èr
去 声	入 声	月 yuè	捺 nà	曬 nì	蔑 miè	物 wù	越 yuè	悦 yuè	辣 là	热 rè

但是,由于发音部位的不同和所受韵母影响条件的各异,因此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的声母,表现也各有区别。现在,我们就来逐一谈谈它们的区别。

第一、疑母。

疑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除流摄开口三等尤韵的“牛”(niú)、山摄开口三等入声薛韵的“孽”(niè)、宕摄开口三等药韵的“虐”(nüè)、曾摄开口三等入声职韵的“疑”(nǐ)、梗摄开口三等入声陌韵的“逆”(nì)和蟹摄开口四等齐韵的“倪”(ní)念舌尖中鼻音“n”外,一律都念○声母。又疑母除合口四等无字外,开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二、三等都有字,而一般见系(包括见、溪、群、疑、晓、匣、影、云、以九母)声母跟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是开口一等为开口呼,开口二、三、四等为齐齿呼,合口一、二等为合口呼,合口三、四等为撮口呼。既然疑母开口一、二、三、四等都有字,合口虽没有四等,却有一、二、三等,因此表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开、齐、合、撮四呼都有字。例如:果摄开口一等的“鹅”、“蛾”“俄”(均音é)蟹摄开口一等的“碍”、“艾”(均音ài)、效摄开口一等的“熬”(áo),流摄开口一等的“偶”(ǒu)、山摄开口一等舒声的“岸”(àn),宕摄开口一等舒声的“昂”(áng)都念开口呼的○声母,只有果摄开口一等的“我”(wǒ)念合口呼的○声母算是例外。开口二、三、四等念齐齿呼,例如:假摄开口二等的“牙”(yá)、蟹摄开口二等的“涯”(yá)、效摄开口二等的“咬”(yǎo)、咸摄开口二等舒声的“岩”(yán)、山摄开口二等舒声的“颜”(yán)、梗摄开口二等舒声的“硬”(yìng)都念齐齿呼的○声母,只有江摄开口二等入声的“岳”(yuè)念撮口呼的○声母,算是例外。

假摄开口三等的“耶”(yé)、蟹摄开口三等的“艺”(yì)、止摄开口三等的“宜”(yí)、咸摄开口三等舒声的“严”(yán)、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吟”(yín)、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言”(yán)、宕摄开口三等舒声的“仰”(yǎng)、臻摄开口三等舒声的“银”(yín)、曾摄开口三等舒声的“凝”(yíng)、梗摄开口三等舒声的“迎”(yíng),也都念齐齿呼的○声母。效摄开口四等的“尧”(yáo)、山摄开口四等舒声的“研”(yán)同样,也是念齐齿呼的○声母。合口一、二等念合口呼的○声母。例如:果摄合口一等的“卧”(wò)、遇摄合口一等的“吾”(wú)、蟹摄合口一等的“桅”(wéi)、臻摄合口一等入声没韵的“兀”(wù)等是合口一等念合口呼○声母的。只有果摄合口一等平声的“讹”(é)念开口呼的○声母算是例外。假摄合口二等的“娃”(wá)、山摄合口二等舒声的“顽”(wán)等是合口二等念合口呼○声母的。只有山摄合口二等入声辖韵的“刖”(yuè)念撮口呼的○声母算是例外。遇摄合口三等的“鱼”(yú)、山摄合口三等舒声的“元”(yuán)、入声的“月”(yuè)、通摄合口三等入声的“玉”、“狱”(均念yù)等都念撮口呼的○声母。只有通摄平声钟韵的“颀”(yóng)念齐齿呼的○声母算是例外。现将疑母和韵母的配合表列如下。

第二、泥母。

泥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一般念舌尖中鼻音声母“n”。又由于泥母跟上文说到的疑母一样,在《广韵》里除合口四等没有字外,开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二、三等都有字,不过合口三等只有通摄有字,同时又因变念开口呼,如浓(nóng),因此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只是开、齐、合三呼里有字,撮口呼里没有字。它的对应规律是

疑母和韵母配合表

摄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果		e, uo				e, uo			
假			ia	ie			ua		
遇						u		ü	
蟹		ai	ia	i	i	uei		uei	
止				i				uei	
效		ao	iao		iao				
流		ou		lou					
咸	舒		ian	ian					
	入			ie					
深	舒			in					
	入								
山	舒	an	ian	ian	ian		uan	üan	
	入			ie			üe	üe	
臻	舒			in					
	入					u			
宕	舒	ang		iang					
	入			üe					
江	舒								
	入		üe						
曾	舒			ing					
	入			i					
梗	舒		ing	ing					
	入		e	i					
通	舒							long	
	入							u	

开口一、二等念开口呼，开口三、四等念齐齿呼，合口一、二等念合口呼。例如：蟹摄开口一等的“乃”（nǎi）、效摄开口一等的“脑”（nǎo）、流摄开口一等的“耨”（nòu）、咸摄开口一等舒声的“南”（nán）、入声的“纳”（nà）、山摄开口一等舒声的“难”（nán）、入声的“捺”（nà）、宕摄开口一等舒声的“囊”（náng）、曾摄开口一等舒声的“能”（néng）等都念开口呼。只有果摄开口一等平声的“挪”（nuó）和宕摄开口一等入声的“诺”（nuò）变念合口呼算是例外。假摄开口二等的“拿”（ná）、蟹摄开口二等的“奶”（nǎi）、效摄开口二等的“闹”（náo）等都念开口呼，没有例外。果摄合口一等的掬（núo）、遇摄合口一等的“奴”（nú）、山摄合口一等舒声的“暖”（nuǎn）、臻摄合口一等舒声的“嫩”（nùn）等都念合口呼。只有蟹摄合口一等的“内”（nèi）和通摄合口一等舒声的“农”（nóng）、念开口呼，算是例外。

泥母开口三等字很少，只有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赁”已变读开口（见下），其他没有字，因此普通话“n”母的齐齿呼都不是由中古泥母开口三等字变来的。蟹摄开口四等的“泥”（ní）、效摄开口四等的“尿”（niào）、咸摄开口四等舒声的“念”（nián）、山摄开口四等舒声的“年”（nián）、入声的“捏”（niè）、梗摄开口四等舒声的“宁”（níng）、入声的“溺”（nì）等一律都念齐齿呼，没有例外。

另外，还有两个字不是念舌尖中鼻音声母“n”而是念卷舌声母“r”。一个是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赁”（rèng），这大概是受了声符“任”（rèng）字的影响，因为“任”字是日母字。一个是通摄合口一等入声的“褥”（rù），这大概是受了《广韵》又音的影响。因为《广韵·沃韵》“褥”字下注：“内沃切，又而蜀切。”其中前一个音切属泥母，后一个音切属日母。现将泥母和韵母的配合，表列如下。

泥 母 和 韵 母 配 合 表

摄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果		uo				uo			
假			a						
遇						u			
蟹		ai	ai		i	ei			
止									
效		ao	ao		iao				
流		ou							
咸	舒	an			ian				
	入								

撮 别	呼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等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深	舒			ren(賃)					
	入								
山	舒	an			lan	uan			
	入	a			ie				
臻	舒					uen			
	入								
宕	舒	ang							
	入	uo							
江	舒								
	入								
曾	舒	eng							
	入								
梗	舒				ing				
	入				l				
通	舒					ong		ong	
	入					u			

第三、娘母。

娘母是从上古的泥母里分化出来的。到了中古虽然跟泥母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鼻音字母，娘属于舌上音(即舌面前音)，泥属于舌头音(即舌尖中音)，但是在《广韵》里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泥母常出现在一、二、四等韵里，娘母常出现在三等韵里，三等韵里遇有该用泥母作切的时候，却用娘母来代替。我们上文讲到过泥母三等字在《广韵》里很少，其所以很少的原因，就是由于娘母替它分了工的缘故。因此，王力先生在《汉语音韵》中认为娘母是古字母家为了要求整齐(如舌头音有端、透、定、

泥因此舌上音也要凑成知、彻、澄、娘)而虚构出来的，在实际语音里是不存在的。这话很有道理(按虽然方言里娘母有些是念“ŋ”的，但也未尝不可看作是“n”的顎化即“nj”音)。就拿现代汉语普通话来说，娘母也还是跟泥母一样念舌尖中鼻音“n”。同时，它只有齐齿呼和撮口呼，没有开口呼和合口呼(这也正是顎化的关系)例如：止摄开口三等的“尼”(ní)、流摄开口三等的“纽”(niǔ)、咸摄开口三等舒声的“黏”(inán)、入声的“聂”(niè)、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碾”(niǎn)、臻摄开口三等入声的“匿”(nì)、宕摄开口三等舒声的“娘”(niáng)、曾摄开口三等入声的“匿”

(nī)等，都是开口三等字，也都念齐齿呼。念撮口呼的只有遇摄合口三等有字，如《语韵》的“女”(nǚ)，其他各摄都没有字。现将娘母和韵母的配合表列如下。

娘母和韵母配合表

摄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三	三
遇			ü
止		i	
流		lou	
咸	舒	ian	
	入	ie	
山	舒	ian	
	入		
臻	舒		
	入	i	
宕	舒	iang	
	入		
曾	舒		
	入	i	

第四、明母。

明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念双唇鼻音“m”。同时由于明母在《广韵》里开口一、二、三、四等有字，合口只有一、三等有字，但合口三等只有通摄有字，而通摄合口三等舒声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念开口呼如“梦”(mèng)，入声念合口呼，如目(mù)，因此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只有开口呼、齐齿呼和合口呼，没有撮口呼。例如：效摄开口一等的“毛”(máo)、流摄开口一等的

“某”(mǒu)、宕摄开口一等舒声的“忙”(máng)、入声的“莫”(mò)、曾摄开口一等入声的“墨”(mò)等都念开口呼，只有流摄开口一等的“母”(mǔ)、宕摄开口一等入声的“暮”(mù)念合口呼算是例外。假摄开口二等的“麻”(má)、蟹摄开口二等的“埋”(mái)、效摄开口二等的“茅”(máo)、山摄开口二等舒声的蛮(mán)、梗摄开口二等舒声《耕韵》的“萌”(méng)、《庚韵》上声的“猛”(měng)去声的“孟”(méng)、《庚韵》平声的“盲”(máng)、入声《陌韵》的“陌”(mò)、《麦韵》的“麦”、“脉”(均音 mái)等都念开口呼，没有例外。止摄开口三等《支韵》的“糜”(mí)流摄开口三等《幼韵》的“谬”(miù)、臻摄开口三等舒声的“民”(mín)、入声的“密”(mì)等都念齐齿呼，只有蟹摄开口三等的“袂”(mèi)、流摄开口三等《尤韵》的“谋”(móu)念开口呼算是例外。蟹摄开口四等的迷(mí)、山摄开口四等舒声的“眠”(mián)、入声的“蔑”(miè)、梗摄开口四等舒声的“铭”(míng)、入声的“觅”(mì)等也都念齐齿呼，没有例外。合口一等比较乱，没有规律。如遇摄合口一等去声的慕、暮(均音 mù)、通摄合口一等入声的“木”(mù)等念合口呼，而果摄合口一等的“磨”(mó)、蟹摄合口一等的“梅”(méi)、山摄合口一等舒声的“瞞”(mán)入声的“末”(mò)、臻摄合口一等舒声的“门”(mén)、入声的“没”(mò)、通摄合口一等舒声的“蒙”(méng)等却念开口呼。还有同是遇摄合口一等的“模”在作模子的“模”用时音mú，念合口呼，而在作模范的“模”用时却音mó，念开口呼。现将明母和韵母的配合，表列如下。

明 母 和 韵 母 配 合 表

摄	呼 等 别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果						o			
假			a						
遇						u, o			
蟹			ai	ei	l	ei			
止				i, ei					
效		ao	ao						
流		ou, u		iou, ou					
(咸)	舒								
	入								
(深)	舒								
	入								
山	舒		an		ian	an			
	入				ie	o			
臻	舒			ln		en			
	入			i		o			
宕	舒	ang							
	入	o, u							
(江)	舒								
	入								
曾	舒								
	入	o							
梗	舒		eng		ing				
	入		o al		l				
通	舒					eng		eng	
	入					u		u	

第五、微母。

微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念法有两种：一种是念合口呼的○声母，这是由中古音发展为现代汉语普通话音的历史演变的结果，是它的主要念法；一种是念双唇鼻音声母的“m”，这是上古语音的残存。我们知道，在上古的语音里只有明母，没有微母，就是到了陆法言作《切韵》的时候，也还是这样。因此在《切韵》里有不少是用微母来切明母字的，过去等韵家所谓的类隔切就是这一类字（其实不是类隔而是上古微母也念同明母，所以用来切明母字）。我国科学院一九五五年七月出版的《方言调查字表》把它们都看作是明母字，这是很对的。我们这里所以仍把它们看作微母字，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下面，我们就这两种念法分别举例加以说明。

念合口○声母的字有：遇 撮 合 口 三 等

微 母 和 韵 母 配 合 表

撮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遇								u	
止				l, ei				uei	
效				iao					
山	舒			ian				uan	
	入			ie				ua	
臻	舒			in				uen	
	入							u	
宕	舒							uang	
	入								
梗	舒		ang	ing					
	入								

的“无”（wú）、止撮合口三等的“微”（wēi）、山撮合口三等舒声的“万”（wán）、入声的“祿”（wà）、臻撮合口三等舒声的“文”（wūn）、入声的“物”（wù）、宕撮合口三等舒声的“亡”（wāng）等都念合口○声母，没有例外。

念双声鼻音声母“m”的有：止撮开口三等《支韵》的“弥”（mí）、效撮开口三等的“苗”（miáo）、山撮开口三等舒声的“绵”（mián）、入声的“灭”（miè）、臻撮开口三等舒声的“闽”（mín）、梗撮开口三等舒声的“明”“名”（均音míng）等。其中除止撮开口三等《脂韵》的“眉”（méi）念开口呼外，其他都念齐齿呼。又微母是三等音声母，一般只出现在三等韵里，但也有极个别的现象是出现在二等韵里，如梗撮开口二等庚韵的“盲”（máng）念开口呼，算是例外。现将微母和韵母的配合，表列如下。

第六、云母和以母。

云母在中古音里是喻母三等音声母，它是从上古匣母分化出来的。以母在中古音里是喻母四等音声母，它是从上古定母分化出来的。云母的分化过程大概是匣母顎化成“ɣ”，后来又脱落了“ɣ”，变为舌面中浊擦音j，最后才变为○声母。以母的分化过程大概也是由于顎化的关系，先是定母顎化为dj，后来连“dj”都一起脱落了（可能中间还经过一个脱落“d”的阶段），变为○声母。但“以”变为○声母的时间可能较早，也许在法言作《切韵》时代就已完成了，而“云”变为○声母的时间却较晚，可能还在宋元以后（按王力先生《汉语史稿》认为是在第十世纪即守温定三十六字母时，存参）。因此两者的来源及其转化过程是很不一样的。只是由于唐末僧守温定三十六字母时笼统地把它们合在一起而名之为喻母，因而混淆了它们的界限罢了。但尽管如此，而在宋元的韵图里，如《切韵指掌图》、《等韵切音指南》（见《康熙字典》卷首附，它是根据元刘鉴的《经史正音切韵指南》写的）等仍把它们分开，“云”母列在第三栏，“以”母列在第四栏。比方“鸞”、“遥”两字同是效摄三等《宵韵》字，而《切韵指掌图》的第一图喻母平声字下“鸞”字列在第三，“遥”字列在第四；《等韵切音指南》效摄喻母下“鸞”字列在第三横栏，“遥”字列在第四横栏。又比方“炎”、“盐”两字同是咸摄三等《盐韵》字，而《切韵指掌图》的第五图喻母平声字下“炎”字列在第三，“盐”字列在第四；《等韵切音指南》咸摄喻母下“炎”字列在第三横栏，“盐”字列在第四横栏（因而有喻母分喻三的“云”和喻四的“以”即一个代表三等音声母一个代表四等音声母的说法。其实代表四等音声母的“以”也只出现在三等韵内，

真四等韵内并不出现。如蟹摄的“齐”、效摄的“萧”、咸摄的“添”、山摄的“先”、等韵都没有“以”母字）。再拿《广韵》来说（它是沿袭《切韵》的），同在一个韵内，同是一个喻母可是却分为两个音切，例如上文讲过的“鸞”、“遥”两字同在《宵韵》而“鸞”音“于娇切”，“遥”音“以招切”“炎”“盐”两字同在《盐韵》，而“炎”音“于廉切”，“盐”音“余廉切”，如果不是读音有别，怎么会分两个音切呢？但是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它们已经完全合流了，几乎看不出它们的区别来。因为一、这两母的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一般都是念齐齿呼的○声母和撮口呼的○声母。例如：流摄开口三等“云”母的“尤”、“以”母的“由”都念yóu，咸摄开口三等舒声“云”母的“炎”“以”母的“盐”都念yán，山摄开口三等舒声“云”母的“焉”（“心不在焉”的“焉”）、“以”母的“延”都念yán，这是念齐齿呼的。遇摄合口三等“云”母的“于”“以”母的“余”都念yú，山摄合口三等“云”母的“员”、“袁”、“援”、“以”母的“沿”、“铅”、“缘”都念yuán，这是念撮口呼的。二、还有同念合口呼的○声母的。例如：止摄合口三等“云”母的“为”、“帷”、“违”、以母的“遗”、“维”、“惟”都念wéi。三、也有个别字是同念卷舌声母“r”、韵母是念开口呼的。例如梗摄庚韵合口三等平声“云”母的“荣”和通摄《东韵》合口三等“以”母的“融”、合口三等《钟韵》的“容”“镕”都念róng。但是，由于来源不同，因此也有一些小的区别：一、“云”母还保留了上古匣母的痕迹。例如：效摄开口三等《宵韵》的“鸞”(xiāo)和通摄合口三等《东韵》平声的雄熊（均音xióng）等都是“云”母字，而现代汉语普通话却念舌面前擦音x，这和匣母四等字（匣母没有三等字，云母就代表它的三等字）在

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都念舌面前擦音“x”完全是一样的，而《宵韵》“以”母的“遥”、《东韵》“以”母的“融”却不这样念，可见这是保留了上古匣母的痕迹。二、同是通摄合口三等入声屋韵字，“云”母的“圉”念yòu，而“以”母的“育”却念yù，它们不但齐撮呼不同，韵母也不同。可见虽然同在一个韵部内，但由于声母有区别，所以念法也自然不同。三、有的字即使同是一样念法，但韵母的来源也有不同。例如“于”、

“余”两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同念yú，并同是遇摄合口三等字，但“云”母的“于”字属《虞韵》，“以”母的“余”字属《鱼韵》；“越”、“悦”两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同念yuè并同是山摄合口三等入声字，但“云”母的“越”字属《月韵》“以”母的“悦”字属薛韵。由此可见这两母字在现代汉语普通话中是合流了，但还有一些小差异，从而说明了它们过去是有区别的。现将“云”、“以”两母跟韵母的配合列表比较如下，

云以二母和韵母配合比较表

摄 别	声 等 呼	云		以	
		开	合	开	合
假				yé(耶)	
遇			yú(于)		yú(余)
蟹			wèi(卫)		ruì(锐)
止			wéi(违)	yí(移)	wéi(维)
效		xiāo(鸺)		yáo(遥)	
流		yóu(尤)		yóu(由)	
咸	舒	yán(炎)		yān(盐)	
	入			yè(叶)	
深	舒			yín(淫)	
	入				
山	舒	yán(焉)	yuán(员)	yán(延)	yuán(沿)
	入		yuè(曰)		yuè(悦)
臻	舒		yún(云)	yín(寅)	yún(匀)
	入			yì(逸)	yù(聿)
宕	舒		wāng(王)	yáng(羊)	
	入			yuè(药)	

摄 别	声 母 等 呼	云		以	
		开 三	合 三	开 三	合 三
曾	舒			yíng(蝇)	
	入		yù(域)	yī(弋)	
梗	舒		róng(荣)	yíng(盈)	yíng(营)
	入			yī(易)	yī(役)
通	舒		xióng(雄)		róng(融)
	入		yòu(囿)		yù(育)

第七、来母。

来母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除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羴(niǎn)变念舌尖中鼻音声母“n”外，一律念舌边音“l”。又由于来母在《广韵》里开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三、四等都有字，因此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开、齐、合、撮四呼都有字。其影响条件一般是开口一、二等念开口呼，开口三、四等念齐齿呼，合口一等念合口呼，合口三等念撮口呼。例如：蟹摄开口一等的“来”(lái)效摄开口一等的“劳”(láo)、流摄开口一等的“楼”(lóu)、咸摄开口一等舒声的“蓝”(lán)、入声的“拉”(lā)、山摄开口一等舒声的“蓝”(lán)、入声的“辣”(là)、宕摄开口一等舒声的“郎”(láng)、曾摄开口一等舒声的“楞”(léng)、入声的“肋”(lè)等都念开口呼，只有果摄开口一等的“罗”(luó)和宕摄开口一等入声的“落”(luò)念合口呼算是例外。开口二等字数不多，只有梗摄开口二等舒声的“冷”(lěng)念开口呼，此外，还有一个咸摄开口二等舒声的脸(liǎn)念齐齿呼和一个江摄开口二等入声的“羴”(luò)念合口呼，规律较乱。念齐齿呼的有蟹摄开口三等的“例”(lì)、止摄开口三等

的“梨”(lí)、效摄开口三等的“燎”(liáo)、流摄开口三等的“流”(liú)、咸摄开口三等舒声的“廉”(lián)、入声的“猎”(liè)、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临”(lín)、入声的“立”(lì)、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连”(lián)、入声的“列”(liè)、臻摄开口三等舒声的“邻”(lín)、入声的“栗”(lì)、宕摄开口三等舒声的“良”(liáng)、曾摄开口三等舒声的“陵”(líng)、入声的“力”(lì)、梗摄开口三等舒声的“令”(lìng)和蟹摄开口四等的“犁”(lí)、效摄开口四等的“辽”(liáo)、山摄开口四等舒声的“怜”(lián)、梗摄开口四等舒声的“灵”(líng)等都念齐齿呼，例外只有宕摄开口三等入声的“略”(lüè)念撮口呼。念合口呼的，果摄合口一等的“螺”(luó)、遇摄合口一等的“卢”(lú)、山摄合口一等舒声的“鸾”(luán)、入声的“捋”(luō)、臻摄合口一等舒声的“崙”(lún)等都念合口呼，只有蟹摄合口一等的“雷”(léi)念开口呼算是例外。念撮口呼的有遇摄合口三等的“吕”(lǚ)、臻摄合口三等入声的“律”(lǜ)、通摄合口三等入声的“绿”(lǜ)等几个。但是例外较多。有的念开口呼，如止摄合口三等的“累”(lèi)和通摄合口三等舒声的“龙”、“隆”(均音lóng)；

有的念合口呼，如臻摄合口三等舒声的“伦”
 (lún)；有的念齐齿呼，如山摄合口三等舒声
 的“恋” (liǎn)、入声的“劣” (liè)、和通撮

合口三等入声的“六” (liù)等。现将来母和
 韵母的配合，表列如下。

来 母 和 韵 母 配 合 表

摄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果		uo				uo			
(假)									
遇						u		u	
蟹		ai		i	i	ei			
止				i				ei	
效		ao		iao	iao				
流		ou		iou					
咸	舒	an	ian	ian					
	入			ie					
深	舒			in					
	入			i					
山	舒	an		ian	ian	uan		ian	
	入	a		ie		uo		ie	
臻	舒			in		uen		uen	
	入			i				ü	
宕	舒	ang		ing					
	入	uo		üe					
江	舒								
	入		uo						
曾	舒	eng		ing					
	入	e		i					

摄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梗	舒		eng	ing	ing				
	入				i				
通	舒					ong		ong	
	入					u		ü, iou	

第八、日母。

日母在《广韵》里只出现在三等韵里，所以它是三等音声母。又由于它是半齿音，所以发展到现代汉语普通话里主要是念卷舌声母“r”。本来，它既是三等音声母，照理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该念齐齿呼或撮口呼，但是因为卷舌声母“r”一般要求跟开口呼韵母或合口呼韵母配合（包括以“u”为介音的），不能跟齐齿呼韵母（包括以“i”为介音的）或撮口呼韵母（包括以“ü”为介音的）配合，因此开口三等只能是开口呼，合口三等只能是合口呼。例如假摄开口三等的“惹”（rě）、效摄开口三等的“饶”（ráo）、流摄开口三等的“柔”（róu）、咸摄开口三等舒声的“染”（rǎn）、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壬”（rén）、山摄开口三等舒声的“然”（rán）、入声的“热”（rè）、臻摄开口三等舒声的“人”（rén）、入声的“日”（“rì”），按这个韵母“i”不是前高元音而是舌尖后元音“ʅ”，因此是开口呼，不是齐齿呼）、宕摄开口三等舒声的“让”（ràng）、曾摄开口三等舒声的“仍”（rén）等都念开口呼，只有宕摄开口三等入声的“若”（ruò）念合口呼，算是例外。遇摄合口三等的“如”（rú）、蟹摄合口三等的“芮”（ruǐ）、止摄合口三等的“蕊”（ruǐ）、山摄合口三等舒声的“软”（ruǎn）、臻摄合口三等舒声的“闰”（rùn）、

通摄合口三等入声《烛韵》的“褥”（rù）等都念合口呼，只有通摄合口三等舒声的“戎”、“茸”（均音róng）、入声的“肉”（ròu）和山摄合口三等入声的“熟”（rè）念开口呼，算是例外。

其次，日母还有念卷舌韵“er”的，但只限于止摄开口三等各韵的“儿”、“而”（均音ér）、“尔”、“耳”（均音ěr）、“二”、“贰”、“饵”（均音èr）等，其他各摄没有。现将日母和韵母的配合表列如下。

日母和韵母配合表

摄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三	等	三	等
假		e			
遇				u	
蟹				uei	
止		er		uei	
效		ao			
流		ou			
咸	舒	an			
	入				

摄 别	呼 等	开 口 呼	合 口 呼
		三 等	三 等
深	舒	en	
	入	u	
山	舒	an	uan
	入	e	e
臻	舒	en	
	入	i	
宕	舒	ang	
	入	uo	
曾	舒	eng	
	入		
通	舒		ong
	入		u, ou

从以上可以看出，九个次浊声母的发音部位决定着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念什么声母，它的发音方法决定着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念什么声调，而它们在中古汉语里跟开口一、二、三、四等和合口一、二、三、四等韵母的配合还决定着现代汉语普通话里声韵配合的条件和念哪一呼。由此可见，古今语音的历史演变是有着极其严密的规律的。

（上接第79页）

注：①马洛 Christopher Maylowe

（1564——1593），英国剧作家，与莎士比亚（1564——1616）同时。

②法国浪漫派作家雨果（1802——1885）所作的长篇小说。

③Fran Kenstein是M.W. Shelley在一八一八年所作同名小说的主人公，他创造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具有生命以后反而加害它的创造者。

（原文载一九八一年元旦香港《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试 论 比 喻

吴 鼎

比喻是一种形象地表达思想的艺术手法。它是通过人们艺术的联想，以彼物比此物的修辞方式。比如说，我国人民过去对我们的党有一个高度赞扬的说法，那就是：

共产党象太阳。

这个赞扬就是一个生动而形象的比喻。从它的结构形式看，包括三种成分：本体，即要说明的事物——共产党；喻体，即用来作比喻的事物——太阳；比喻词，即用来连结本体和喻体的词语——象。它通过喻体“太

阳”来描绘本体“共产党”，具体而形象地表达了亿万人民群众对伟大的、可爱的共产党的无比热爱和衷心拥护的崇敬心情。从意义关系看，比喻的构成也是有条件的，那就是本体和喻体必须是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但它们之间又必须有“恰似点”，因此，它们的构成，必须通过人们艺术的联想。所谓艺术的联想，就是一种富有创造性形象性的联想。人们每当需要具体地说明一个抽象的事物、深奥的道理，或者形象地描写一个人